

推荐 | 杀了那个同性恋

周大俗人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9-05-22



我不无辜，可我也没有罪 ——南康白起

（本文共4297字，预计阅读11分钟）

俗眼观世

白先勇的小说《孽子》里，寥寥两三百字，勾勒出过一个叫桃太郎的人。

私奔失败后，他的恋人在家人逼迫下不得不结婚。婚礼上桃太郎坐在昔日恋人身旁，二人杯盏相欢、酣畅谈笑。等到吃罢酒席，他独自走到中兴大桥上，一纵身，跃进桥下的河水里。

后来恋人天天在河边祭拜，却总不能找到尸首，人们都说「他的怨恨太深，沉到河底，浮不上来」。

2008年，南康白起去世，网上也有过类似流言，说他投了湘江，困在春初寒凉江水里十五日。

1

1999年夏末，南康初次离家，坐在从内蒙到湖南的火车上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。他心里满是忐忑和向往。

从火车站到学校有近三十公里，坐着车一路过来，长沙这座算不得大的城市，映在南康眼里，处处都透着新奇。宿舍是在二楼，把

大包小包的铺盖收拾好，大学生活就算在潮湿的气候里正式展开。

初来乍到，好奇是难免的，这所学校也确实风光不错，北临岳麓山，东望湘江水。学校里的楼大多是漆着厚实的砖红色，才入学的几天空闲里，南康总是独来独往，只有午休和晚上睡觉时候待在宿舍里，剩下的时间，都是一个人闷着头，穿行在绿树荫下，一个人探索着陌生的校园。

直到某天逛荡而回，垫付了宿舍电话钱的室友劈头盖脸砸来句「你欠我二十块钱」，他才第一次注意到对方——短碎发，脸型稍长，布满了青春痘和痘印，眼睛小小的，一单一双，「只能说丑」。

但这张脸，多年后在南康的笔下，被他珍重地赞作「一看惊艳」。

那时中国刚刚废除流氓罪不久，同性恋虽然不再是罪，但多少还是透着一股「不正常」的底色。南康的心事被藏在心里，在平素里的打闹嬉戏间，好感却不知不觉集聚发酵。

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，他迈出了第一步。那个夜晚，因为同学生日，宿舍里点起蜡烛夜聊，八个人，两箱啤酒，天南地北地胡侃，等到众人都酣睡，南康趁着酒意爬进了那个人的蚊帐。

即使只是把手放在对方肩头，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热，也足以使他一夜好眠。

2

2001年4月，《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》正式将同性恋从「病态」中划除，饶是如此，今时今日依旧有明里暗里的同性恋「矫正治疗」，电击、厌恶疗法、药物疗法，为了治好一种不存在的「疾病」，数不尽的荒诞时时刻刻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南康的恋情举步维艰，本以为是心照不宣的窗户纸，转眼变成冷冰冰的铜墙铁壁。对方刻意躲着，他也只好识趣退避。

午觉就在教室的桌面上趴着应付，回宿舍的时间也拖到熄灯前最后十分钟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试着去结交新的朋友，可心里总有种陌生的感情拉扯翻搅着，像一股暗火。

他试过「回归正常」，找了个女朋友，不牵手不接吻，只是一起做些等教学楼灯火齐灭、到荷塘里偷摘荷叶当帽子、把教科书改成方言普通话的游戏。同学看着这一对，说他们不像谈恋爱，倒像找到伴的小孩玩过家家。

南康心里是矛盾的，他知道自己找女朋友是为了让那个人吃醋嫉妒，又期待不知不觉间，可以从弯路上转向，去过一种不那么煎熬的生活。

坐在电影院里，他不记得女伴说了什么，不记得屏幕上放着什么，满心都是逃离的冲动。回到宿舍见到心底里挂念的人，对方抬起头随口寒暄一句，继续低着头扫地。

晚上，那人爬下床，在一片漆黑里点了支烟，明明暗暗的烟头把背影投进南康眼里，他裹紧被子，悄无声息地哭起来，「既委屈又伤心」。等到天明，南康和「女朋友」提了分手，反正两人本来也没什么。

后来听说女孩找了几任新男友，南康还有些歉疚，觉得是自己误了对方。在校园里遇见，打招呼聊天时，总有句抱歉哽在喉头，终究没能唐突说出口。

至于同住一室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人，对他愈发冷。几个月的折磨让南康身心俱疲，等到寒假回来，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子，仓皇逃出去。房子不大，一床一桌，还有一台电脑。电脑的荧光没日没夜亮着，映在他脸上一片苍白。

长沙多水，夏秋交替时雨夜漫长，滴滴哒哒声打在房檐，惹得整夜辗转难眠。

3

搬出宿舍后的半年是段灰暗的日子，南康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，失眠、重感冒、过敏、胃疼，身体上的病痛日夜纠缠，靠着止痛药度日安眠，心里反倒没有那么想念。

同学们看不过去，七个人轮番守着。见他自虐自弃，那人和南康吵了一架，无意中脱口而出「变态」两个字，南康气得手脚发麻，拎起床上的东西胡乱砸着。那副脸色苍白、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只让人想起「万念俱灰」这个词。

后来回到校园，生活平静下来，两人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，不得已碰上，便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。

直到2002年5月26日，那天，南康满了22岁，他呼朋引伴一起庆祝，那人也来了。

席间饮酒谈天，一如过去的那些拉扯从未发生过，热络而亲切。看大家聊得快活，南康偷了个空跑出去，回味着对方态度转变带来的欣喜，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搭上肩头，一段故事就有了新的开场。

用南康的话说，对方只是个「不过」的人，自己也是个「自私」的人，这世界上或许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，又总该有容得下两个平凡男人的地方。

两个人打着同学的幌子同居起来，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，偶尔还能一起回到绿树红墙间散步。在他笔下的小说里，那个人终于有了个专属的称呼，「老公」，但对外的時候，写日记的时候，却还是个「室友」。

为了重考四级，两个人坐上火车去了甘肃天水——那人的老家。在火车上，南康问他该怎么称呼他的母亲，那人想都不想，「叫阿姨，你还想叫什么？」

那是六月份，天水这个西北的城市天空蓝得通透，一踏出车站，南康就感慨起来，无论是耳畔的方言，还是这里的土地、空气，都沾染着身旁人的气息。他想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就是如此。

在天水的日子，南康借住在那人哥哥家，对方则回家和父母同住。到晚上互相想念，南康发着短信倾诉衷肠，听见那人的哥哥在给亲戚打电话，让对方不要跟老人提那人重考四级的事。南康听着，心里好笑，「我们玩地下情，他们玩地下党」。

双方的父母都是传统的人，南康的母亲和那人的父亲都有高血压，有的秘密只能藏在心里，走不得半点风声。

读琼瑶小说时，南康曾经被那句「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不会错过」酸得倒牙，这话文艺腔太重，难免矫情做作。后来自己爱上了，左思右想，他终于明白这种感情的真相，不过是四个字——相见恨晚。

可惜，他没猜中开头，更没猜中结尾。

那人还是走了，搬出去那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一股脑挤进屋子里。南康坐在沙发上，装作听不到那些人叫他帮下手的话，只是冷眼看着，脸色自然不好。落在旁人眼里，兴许会以为他和那人关系不好，但他已经尽了力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

直到最后一点东西搬出门，来帮忙的朋友围着那人起哄，让他请客。终究还是没有找到单独说话的机会。

坐在沙发上，听觉似乎放大了，南康听着楼下渐行渐远的说话声，听见汽车发动，他冲到阳台上，看着车子走远，消失在楼楼层叠遮掩之下，消失在马路尽头。转过头，他俯身把那人留下的纸张、垃圾都收进垃圾袋里，抱来个大盆泡进许多衣服，又找来抹布开始擦这房里的所有玻璃...他「得找些事来做」。

回忆起来，那人从未亲口承认过喜欢他，即使两人早已同卧一榻，也有了肌肤之亲，但心底里，那人或许依然在抗拒着这种爱。

还有半个月，那人就要结婚了，要成为一个丈夫，不久还会是个父亲。南康想过送一份结婚礼物，上面贴上句「原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」——这句话曾是他最喜欢的，现在也用不上了。

他给那人发过短信，说等他到三十五岁，如果那时他还不会回来，南康就去找别人。他想，留下一条后路出来，难说那人会受不得委屈，会念着他的好。但一想起那个无辜的女人，这份自私又折磨着他，万一他们本可以组成个幸福的家庭，过上「正常」日子呢？

后来南康还是想明白了，自己不过是喜欢一个人而已。

「我不无辜，可是我也没有罪」。

南康死了。

最常见的说法，是他在初春寒凉的江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2015年，兔区有人起底天涯自我炒作，牵扯出他来，质疑南康的真实性，后来曾经和南康合作过的出版社、年轮日志站长共同出面，拿着出版费用来往记录和南康个人网络日记证明了死者的清白。

南康确有其人，也确实自杀身亡，只是具体的死法并非网上流传的投江。

这场争论发生在2015年5月26日，正好是他的35岁生日。他走得清清爽爽，人世上仍留着一地鸡毛。

早在2009年，南康的天涯ID就被注销了，只留下一句「斯人已逝，何堪回首」。但他那两篇《浮生六记》、《我等你到三十五岁》，至今还在网上流传着。南康白起成了悲情故事里的名字，有人为他写歌，有人去他的母校里悼念，有人不遗余力地寻找故事

的另一位主人公，义正辞严要他给南康个交代。

这一切和他有关，又和他无关。南康白起这个名字被当做某种象征，隔三差五被翻出来，至于这个名字背后，那些正在死去的同性恋们，只是偶然闪过公众视野的流星。

就在网上因为南康白起其人真假争执不休的时候，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吴维拖着行李，满怀希冀踏上了浙江省练市镇的土地。那时他大概没想过，这个京杭大运河横穿而过，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，会是把他逼上绝路的陷阱。

一切起于2016年的一次拆迁，吴维的直属领导当着其他同事的面，嘲笑他研究生阶段的课题是同性恋，「肯定也和那些gay一样是个不正常的人」。无休止的羞辱和歧视，对着这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露出了獠牙。

办公楼男厕所里的同性恋交友信息被认作他的手笔，感冒被要求献血证明没有感染HIV，在领导、记者面前被称作「同性恋传奇人物」进行介绍...长达四年的折磨让吴维疲惫不堪，而父母把与「变态」、「恶魔」联系起来，逼他去医院看病，责骂他「连抢劫犯、杀人犯和吸毒犯都不如」，更是压在骆驼背上的一根巨木。

遗书里，吴维说自己虽然是个同性恋，但从未做过坏事，反而常常助人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生身父母也和旁人一样恨他。

同样的问题，2003年4月1日，张国荣跃下高楼前也曾经问过。

End

南康终究是等来了那句喜欢，在对方结婚前发来的道歉信里。那人要南康别怪他，南康和朋友说起这事的时候，悠悠叹了一口气：「你看这个人，嘴里说喜欢我，又让我这么难过」。

其实早在开始，未来就可以预见——那人世故而传统，不可能不在意外界的眼光，更不可能和南康一起逃进真空中，他会结婚是早晚的事。而南康也不是个愿作斗士的人，他只想躲在角落里，尽可能把握手心里的幸福。

直到手心里的沙子都流尽，他才发现偷来的幸福终究要还。南康没出现在婚礼上，他左思右想，发现没办法面对着脸祝福自己的爱人和别人百年好合。

当初是为了那个人留在长沙，如今那人有了新的生活，南康也犹豫过要不要离远一些。

可他最后还是留了下来。



参考资料：

1. 白先勇：《孽子》
2. 南康白起：《我等你到三十五岁》
3. 南康白起：《浮生六记》
4. 南康：《文字山河》. 年轮网络日记本

5. 豆瓣：《天惹噜南康白起在兔区被扒皮了，真是一场好戏啊》

6. 鲜橙酱：《南康白起的事情到底是真的么》. 知乎

7. 新浪微博账户：吴维在歧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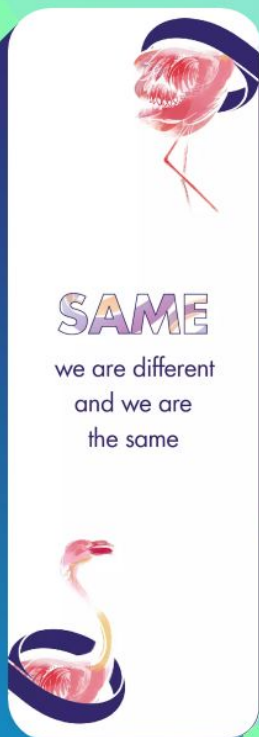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帆布包
59元/个



徽章
5元/个
20元/套（5个）



书签
4元/张
10元/套（3张）

